

金鷹擎天錄系列

蕭瑟
武俠
精品
系列
太
白
文
藝
出
版
社

狂風沙

下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昆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中國書法藝術史

狂風沙

①



狂風沙



金鷹擎天錄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金鹰擎天录系列

萧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25印张 3000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7-7/I·744

全12册定价:2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绮梦销魂	(571)
第二十六章	春梦难醒	(593)
第二十七章	太乙真君	(613)
第二十八章	情仇难了	(636)
第二十九章	赤阳血指	(656)
第三十章	凌霄片羽	(682)
第三十一章	铁拂师太	(712)
第三十二章	醍醐灌顶	(733)
第三十三章	血洗少林	(762)
第三十四章	杀心成魔	(790)
第三十五章	冷月孤星	(810)
第三十六章	碧血黄沙	(831)

第二十五章 绮梦销魂

百里雄风此刻已丧失理智，他紧紧地拥抱伏在怀里的火热胴体，近乎本能地从那具胴体上获得感官上的快感。

他俯身在她浓浓密密的长发上，闻着她发上的芬芳，在这一刹那，他勃起的欲念更加飞扬了。

他突然粗鲁地推开她，他那火红的眸子深深地凝注着她，似乎想看透她的心底，探索她灵魂的深处……

卫冷虹愕然抬起头来，目光一接触他的目光，羞怯地垂下了头，两片如小扇样的睫毛，立即阖了起来。

百里雄风怔怔地望着她，微阖着唇，轻柔地吻上了她那两片浓黑的小扇上，那覆盖灵魂之窗的窗帘上。

自鼻孔里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她从灵魂深处起了一阵颤慄，翕动的红唇饥渴地向他的嘴唇搜索而去。

“居郎，居……郎！”

她的喉间发出梦幻似的声音，星眸微睁，鼻息粗哑的领受着这颤动心灵的欢愉——并非完全是肉体上的感受。

百里雄风两只手自她浑圆的香肩滑过，捏着她细致的玉颈——从她宽松的衣袍里伸进去，探索她的肉体。

手指滑过她柔滑细嫩的背脊，他的手掌往里面一合，擦

过她的双臂，握住她丰满的胸脯。

那仅够一掬的跳跃着的白鸽，在他的掌握中是如此的驯服、如此的娇柔。他怜惜地轻轻地抚摸着，惟恐它会受惊飞去。

卫冷虹脸上骨肉一阵抽搐，整个躯体如同触电，酥软地倒在他健壮的双臂中，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她紧抓自己的长发，呻吟地唤道：“喔！居郎……”

这是发自灵魂的呐喊，她已迷失了自己。

百里雄风在心底的记忆里，闪现过无数个人影，那使得他记忆最鲜明的依然是宇文梦。

他喃喃低唤道：“梦妹，梦妹……”

卫冷虹只是不断地道：“居郎……居郎……”

百里雄风一把搂住她的腰肢，将她推倒地上，左手往下一扯，已将那宽大的外袍撕去——

眼看这一幕悲剧便将要上演，而其结果也必然是悲惨至极……

英雄原是寂寞的，那寂寞的心灵往往必须要获得充实，于是，一个美人的影子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便要将她抓紧，来填实自己心灵的空虚。

然而往往就因为求得这份充实，而使得一个英雄毁灭。

这能怪得了谁？英雄也只不过是个人而已，对于深入人性的情欲，他是不能抗拒得了的。

百里雄风身中毒香，在一再接触那份肉体的诱惑后，他已丧失理智，单凭本能上的冲动而行事。

就在他兽性勃发，急待跃身而上的刹那，突然黑夜里来了一声如雷的大喝。

一条淡淡的人影飞掠而来，越过草坡，进了万花丛集之处。

卫冷虹愕然抬头，只见那是一个头上歪戴道冠的老道，神智一清，满心的欲念立时像被冷水浇熄。

她一把推开百里雄风，一掖大袍，飞身而起，道：“臭瞎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那个老道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谁在这花丛之中恣无顾忌地做出那等寡廉鲜耻的勾当，原来还是卫姑娘……”

卫冷虹脸色一红，叱道：“臭瞎子，你敢乱说话，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那老道呵呵一笑，道：“我老道没了舌头没关系，只是叹息卫姑娘一世英名，高亮贞洁之响，恐怕一旦……”

卫冷虹道：“那是我居郎……”

“呵呵！谁不知道孤星剑客百里居已经死去？”盲道人道：“那人明明是个年轻人，你又何必瞒我呢？”

卫冷虹怒道：“瞎子，你不要命了？”

盲道人冷笑一声道：“瞎子走遍天下，可不怕任何人，不过现在我忙着要去找徒儿，失陪了！”

卫冷虹眼见盲道人飞身而去，她正要移步追去，却被百里雄风一把搂住，不放她走。

她挥掌一拍，将他推落地上，飞身追赶而去。

百里雄风痛苦地哼了一声，仅仅在地上顿了顿，便挺身跃起，向卫冷虹身影消失的方向追赶而去。

奔出了六丈多远，他突然愣住，忖道：我这是在干什么？神智似乎清醒了一下，他怔怔地站着，茫然望着夜空。

可是这一丝清醒仅是很短暂的刹那，卫冷虹已飞身奔了

回来，他张开手臂，迎向她抱去。

卫冷虹一扑进百里雄风的怀里，便被他搂得紧紧的，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一股男人的汗臭涌进她的鼻息里，再加上他那如钢铁般的双臂紧搂着她，她的心弦起了极大的震颤。

多少年来，她渴望有一个像百里居那样的男人，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她宁愿被他就此勒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死在自己心爱的人的怀抱中，不是很有诗意的吗？

此刻，命运之神终于垂怜她了，使得她又一次地被心爱的男人拥之入怀，紧紧地搂住——只恐她会飞走似的紧紧搂住。

她的全身起了一阵怪异的感觉，通体如电触到，颤抖着呻吟一声，几乎每一根骨头都酥软了。

百里雄风脑海中的记忆全部模糊，搂着一个火热的胴体，使得他的血液又起了一阵波动，汹涌的奔腾着。

他两眼火红，双臂用力，似要将她捏碎。

卫冷虹在痛苦中混杂着快感的轻轻呻吟一声，纤纤十指紧紧地勾着他宽阔的背膀，享受这男性压倒似的侵犯。

她闭上眼睛，喃喃地道：“居郎，居郎！”

百里雄风那颤抖的唇，擦过她的黑发，滑过她那平阔的额，如雨点似的落在她的脸上。

酥软而心愿的吻，使得她的心好像是久旱的大地，获得了雨水的滋润，青春的意念又蓬勃生长了。

她嘴里发出低低的呻吟，含混不清的刺激着他的神经，他那红润的唇猛然合上了她的，如胶合漆。

“居郎——”

自鼻孔发出低低的哼声，她已醉了，醉在这十九岁的大孩子怀里。

心中的意念飞驰，驰向那缥缈无可及的处所，那里充满无限的欢乐，没有愁苦，没有烦恼……

她在那青春的乐园里，发现自己又拾回了二十年前的青春，她不再为情烦恼，为情痛哭。

深深的蜜吻里，她的脸突然被他捧起。

惊惶地睁开眼，她看到他那带着兽性的眸子，正凝注着她，鼻息咻咻的，像要将她吞噬的样子……

“哦！”她侧开头，喃声道：“不要这样看我！”

百里雄风的嘴角泛起一丝残忍的笑，右手抓住她肩胛上的白衣，用劲住下一撕。

“嗤啦”一声，她的长袍被他撕为两片，露出里面穿着的短袄。

她惊道：“居郎，你……”

百里雄风神智全部丧失，一把抓住她的长发，埋首吻上她那细巧的耳珠。

一种从未有的感受侵袭着她，她几乎不知道这种挑逗竟是如此的强烈，顿时心神摇曳，飘飘然像要乘风而去。

她脑中一阵晕眩，一颗心似要跳出口腔，微张着嘴，她那如玉的脸上有了痛苦的抽搐。

是痛苦吗？但这份痛苦却是较愉快更甚千万倍的更令人有欢愉之感。

“啊——”

她全身颤抖，掀动着濡湿的红唇，露出白森森的牙齿，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

百里雄风丝毫不觉痛楚，自喉里发出低沉的吼声，抱着她睡倒于地。

被压在他那健壮的身体下，她虽然躺在湿湿的泥土上，却依然有一份喜悦存在心头。

可是，当她发觉他的右手正在解她的短袄钮扣，她不禁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不！”

她一个翻身，将百里雄风掀起，重重地按在泥地上，自己慌忙站了起来。

百里雄风仅仅愣了一下，长臂一挥，便抓住她的足踝，往怀里狠狠地一拉。

卫冷虹嚤吟一声，又一次跌进他的怀里。

这一跌倒把她的神智给跌得清醒过来了。

眼前浮现的脸孔虽然是如此地像百里居，但在他眉心当中的一颗大痣，却使她记起了他是谁。

她痛苦的抽搐了一下，忖道：他不是居郎，居郎已经死了！

方才那许多的幻想，在此刻全部消褪，那暂时的欢乐也都变成空虚。

“喔！”她捂着脸，忖道：我到底做了什么？

百里雄风不知道她心中所想之事，紧搂着她，疯狂地又抓掉她的衣襟。

卫冷虹挣扎地道：“不！不！你不能这样做……”

百里雄风喃喃道：“我要！我要嘛……”

卫冷虹不停地挣扎着，两手推着他，要想避开他的纠缠，竟然忘了她自己身负的武功，仅是以一个女人抗拒男人的强

暴所能用得出的力气抗拒着。

她喘气道：“你不能这样做！”

话还没说完，她的手突然推在他小腹下那凸出之处，顿时打了个寒噤，全身酥软。

红晕布满了她的脸颊，她无力地垂下了手，任凭他那颤抖的手解脱她的衣襟。

纠缠了一阵，他依然不能解开那五、六个扣子，虎吼一声，他抓住她的衣襟，用力往下一撕。

“嗤啦”一声，她的短袄又被他撕去，露出白皙的柔肌。

一股冷风自短袄破裂处吹进她的衣襟，使她机凛凛地打了个寒噤。

“不！”她飞身跃了起来，道：“我不能这样！”

百里雄风没想到即将到口的鸭子又长翅膀了，他飞扑而起，追了过去，一把将她抓住。

卫冷虹掩着衣襟，道：“雄风，你不能这样做！”

百里雄风呼呼喘气道：“不！我要……”

卫冷虹几乎不克自持，要投身进入他的怀里，可是被一种伦理观念所束缚，死命地挣脱了他的怀抱。

她定了定神安慰地道：“你就算要，也不能在这里呀！”

百里雄风茫然看着四周，道：“这儿有什么不好？”

卫冷虹知道他已被药香所迷，失去神智，哄着他道：“这儿有风，而且地上湿湿的，待久了会生病，不要在这里，好吗？”

百里雄风两眼赤红，充满欲焰血丝，喘着道：“你……你这狠心的女人，忍心看我死去吗？”

真阳亢奋到了极限，欲火煎熬着他每一条血管，快要爆

炸了。

突然，他双手乱抓着自己，疯狂地像要把自己抓裂成碎片……

沾满泥污的衣衫像蝴蝶般的飞舞在花丛里。

显然，他已再也忍受不了欲火焚身，人类与生俱来的兽性无从发泄之痛苦，四肢百骸如被火烧的难过，让铁石也要熔化……

卫冷虹深知“绮梦销魂香”的厉害，号称天下第一邪香，邪香随血运行周身，全身血液都成欲焰，集中下体，除了让他尽情发泄怒火，使邪毒一同泄出外，别无他法。由于心中酥麻难禁，人在半昏迷状态下，会自己抓裂胸部，全身血管爆裂，遍体溢血而死……

可是，自己能给二十多年痴心苦恋的心上情郎的儿子吗……

在她朦胧的意识里，自己爱着百里居，百里居死去了，自己的心也死去了，连同痴情埋葬在不可知的地方，如和他儿子合体，岂非犯了万劫不复的大罪……

可是，她眼看百里雄风就要惨死眼前，那句颤抖的“你忍心看我死去吗？”

发自喘气如牛的口中，像支支利箭射向她的芳心！

她更清楚中了“绮梦销魂香”的人除了男女交合外，再无别法可解，若点穴制住他，此时全身血液受阻，加速爆裂！

想找解药，怎知道解药在谁手上？何况远水不救近火，死亡顷刻，时间也来不及了……

她的心在噗噗乱跳，道德的观念，死亡的恐惧，使她娇躯颤抖，不知如何是好！她呆住了，玉牙紧咬失血的樱唇！

眼看百里雄风双手一阵狂抓之下，全身赤光，全身充血，像个血人……

她掩面不及，从未想过的情状，虽然在情思恍然、绮念难遣的深宵长夜会有过憧憬，但也只是梦幻中的想像而已，突然真的亲眼看到，说不出的心荒意乱，又惊、又怕、又羞，全身一阵燥热，好像酥软了一样，掉头转身就想逃开。

可是，双腿好像痉挛起来，又似抽筋后的酸麻，心中发慌，整个人好像虚脱一般，只“啊”了一声，便直喘气！

猛听百里雄风喘息惨笑：

“……死……了也好！”

她芳心一震，急忙回顾，只见百里雄风双手紧抓自己胸前，血痕触目，指甲陷入肉里，正咬牙怒目，似是想要抓裂自己胸脯……

她好像就将看到一颗血红的心迸出，惊叫一声：

“你不能这样！”

卫冷虹立刻扑了过去，双手扣住他的双腕，用力分开他的铁臂。

百里雄风火热的肌肉一触到她又软、又滑、又清冷的柔肌，马上忘记一切地一把搂紧她，像要箍死她一般。

她被他紧抱在怀，玉颊贴在他坚实如铁、火热的胸脯上。

如转风车般的粗大呼吸，阵阵热气压了下来，他像狗嗅似的猛低头，火热而干燥的嘴唇狂舐她面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落在她的樱唇上，狂吻起来。

她，一发觉被他紧抱纤腰，如上铁箍，拼命挣扎，反而被他越搂得紧，用力强烈，把她双脚也提离地面，使她更无法着力。

她，初次接近而且就是这么紧迫的接触男人的身体，男人特有的身体气味与粗犷，热情奔放的气息，使她昏眩，芳心扭紧，全身颤抖，软得如棉花一样地无力。

嘴唇被他有力的吸吮着，顿时使她忘记了一切，飘飘然，好像多年甜蜜的美梦一下子成了事实，她承受着、领略着奇妙的感觉。

她嗯嗯地发出不可辨的鼻音，如病人的呻吟，只有她自己可以听到：

“不……不要……不能……的呀……”

尽管她想这么呼叫，却不能出声，心中更有强烈的冲动否定自己的想法。

小腹下的阵阵热气，还有使她心跳得要昏迷的冲动感，使她如同雪狮子向火……化了！全身像要化成一滩水。

百里雄风疯狂地将她压在地上，几声“嗤……啦”裂帛响起，撕裂她的短袄，抓裂了她的胸兜。

她，从未被男人接触的双臂，被他抓出了血，一阵痛楚也痒到心底，传遍全身，她喃喃地叫道：“居郎……居郎啊……”

最后的防线被他一手抓裂，亵衣连同肚兜化蝶飞散。

百里雄风如渴骥奔泉，一发即不可止！

好比醉酒的猛汉，猛打出门，没有理性地只管排闷破门而出……

二十年前，号称“武林一美”，绝艺无双，不知颠倒多少江湖豪客和道上英雄，少年英俊的人物不但难亲香泽，连她裙边香风也闻不到，她从来没把天下男人放在明眸眼角里，只倾心“孤星剑客”百里居一人！

可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百里居心有所爱，情有独钟，有渭水之边邂逅了“冷月剑客”关梦萍。

关梦萍的娇婉温柔，使百里居拜倒裙下，百炼钢化成绕指柔，甘隶妆台伺眼波，比翼江湖，关梦萍也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冒忤逆之罪。

背父离兄，不屑一顾名震关洛、富冠北国的世家荣誉和财产，甘愿与百里居荡迹江湖，受尽颠沛流离、血风腥雨之苦……

被夺去爱情郎的卫冷虹，在痴心付诸流水，自尊全被毁灭之痛苦伤心下，曾不惜以本身为饵，声言谁能擒住“孤星剑客”百里居，她即下嫁谁……

她心中痴爱着百里居，其所以如此决绝，欲得百里居才甘心，实在也只是因为刚愎自负为天下绝色又一片痴情的她。

在受到重大刺激后的情绪反应，她只望能再见到百里居，在情郎面前，倾诉她无穷尽的爱恋，而后自绝于情郎之前，赢得情郎的抚尸一哭……

然而，天下人谁知道她心底难言之痛苦？

连“孤星剑客”百里居也不知道，最多也不过把她当作自作多情，不知羞的痴心女子而已。

爱极反成恨，恨极又成疯，多年的惨痛折磨，使她有时痴想伤心过度而陷于发疯，直到呼喊得声嘶力竭，眼泪都流尽了，昏迷过去后才会恢复本来面目……

最后，她终于来到“隐贤谷”后的最深僻处筑室而居，准备把无穷的怀念随同没没无闻的岁月一同埋葬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

现在，她却成了百里雄风的羔羊，任由他宰杀！

如火热的剑，刺入她的身体……

她，心中一阵啮咬，惨叫了一声：

“居郎呀……”

卫冷虹一口咬住百里雄风的肩头，牙齿深陷入他的肉里……

倏地，一声刺耳的呼喊，随风抖颤：

“漪儿呀……你在哪里？”

“我的徒儿啊……师父在找你……快快回来，快快回到师父的身边……漪儿……”

一声比一声快，一声比一声急，一声比一声刺耳。

那是一个心中焦急烦躁的人，急于和他心爱的人见面，却找不到心爱的人，只有声嘶力竭地连声呼唤，好像慈母担心她心爱的女儿迷路，不停地呼唤，多么迫切地希望听到儿女回答的声音，回到她的身边……

一条人影亡命般向这边花林石屋狂驰而来，泪流满面，不停地叫道：“雄风——雄风呀——你在哪里？——”

“雄风——呀——救救我——救我出去——”

她，正是逃出石牢的乔天漪。

她本是在石牢中，发现乔天碧把百里雄风带走，百里雄风明明中了乔天碧的暗算——

乔天碧用那条碧绿的丝巾，向百里雄风面门一拂，百里雄风叫了一声“不好！”就立时昏倒，被乔天碧挟持带走……

这使乔天漪立时想起惨痛的往事……

她想起自己的娘，苦命的娘呀，不也是因为乔关山……那狠心的爹爹，中了卫婆婆门下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的迷香暗算，强提住气，杀死那个女人后闯到娘的房里……以致娘终